

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悬念依次展开
一桩桩绝处逢生的案件高潮迭起

《东方剑》杂志推理小说奖获奖作者最新力作

岳勇 ○著

惊悚 悬疑 推理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014033984

1247.7

1591

岳勇◎著



罪與罰

I247.7

1591



北京工业大学



北航

C172215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三宗罪 / 岳勇著. —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

2013. 9

ISBN 978-7-5104-4596-5

I. ①十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1498 号

十三宗罪

作 者：岳勇

责任编辑：黄倩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：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：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：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：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：240 千字 印张：16.25

版 次：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4596-5

定 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死神来了
- 025 我们私奔吧
- 042 凶宅
- 057 谜杀
- 073 密室疑踪
- 095 苏提米舟
- 111 李代桃僵
- 128 生死卧底
- 149 癌症村的黑洞
- 170 “完美”谋杀案
- 184 杀机
- 199 血染胭脂红
- 213 连环杀

死神来了

不久前,我们报社娱乐版的记者同事告诉我,说绣林市来了一个剧组,在拍一部叫《死神来了》的微电影。我不是追星族,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谁知过了十来天,我们报纸娱乐版忽然登出一条《微电影〈死神来了〉剧组遭遇死神诅咒》的新闻。看完新闻,我更迷惑了,这世界上难道真有“死神的诅咒”吗?带着这个疑问,我采访了这个案子的经办人,我的好朋友——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夏剑锋。夏剑锋告诉我,《死神来了》剧组确实被“死神”盯上了,这个“死神”就是人类的仇恨。

1

微电影《死神来了》剧组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时,大家都显得很兴奋。导演景海琛说晚上请大家吃大餐,算是给大家摆庆功宴。大伙儿齐声高喊:“导演万岁!”

景海琛原本是省城影视艺术学院导演系的一名教授,几年前下海,拍了几部低成本的文艺片,一直没有火起来。去年夏天,他拍了一部微电影《死神来了》。微电影讲究三“微”,即微时长、微制造、微投资。这部电影时长不足20分钟,演员都是省城影视艺术学院话剧社的学生,讲述的是一个电影剧组被死神诅咒,不断有人神秘死亡的惊悚故事。在为期半个月的拍摄过程中,剧组就不断传出有灵异事件发生。影片杀青之际,女主演、省城影视艺术

学院大一女生常薇璐忽然离奇跳楼自尽，更是令这部微电影从片内到片外，都充满了惊悚悬疑色彩。电影未映先火，吊足了观众胃口。上传到网络之后，一天之内，点击量就突破了一百万次，被誉为去年最火的微电影。

有一家知名视频网站看中了这部微电影的潜力，于今年年初出资请景海琛拍摄了《死神来了》第二部。无独有偶，就在剧组拍摄最后一个镜头——男主演成云跳楼的场景时，因为吊威亚出现失误，成云竟然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，直接从五楼楼顶“飞”了下来，当场毙命。这亡命一跳，被众多娱乐报纸誉为“史上最真实的死亡镜头”。电影上线之后，让这家视频网站赚足了点击量和广告费。

景海琛一想，不能让网站这样压榨自己，于是就自己投资，自己做制片人和导演，拍摄《死神来了》第三部。早在开拍之前，他就跟视频网站、手机运营商和车载移动电视运营商谈好了版权转让事宜，加上广告植入，收益已达上百万。景海琛之所以对自己投资拍摄的这部微电影如此有信心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演员阵容。在这部微电影里，他除了请到省城影视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的学生参与演出外，还请到了现正蹿红的恐怖片明星牧芝担纲女主演。

今年 27 岁的牧芝，还在省城影视艺术学院念书时就已经认识了景海琛教授。毕业后参演第一部电影，就是在景海琛的电影里演女一号。后来她连续主演了几部惊悚电影，受到观众好评，被誉为新一代惊悚片女皇。按理说以她现在的名气，是不可能出演一部小制作的微电影的。她答应参演《死神来了》，并不是看景导的面子“友情演出”，而是因为有把柄握在景海琛手里。

原来在牧芝出道之初，为了能在景海琛的电影里演女一号，曾经被景海琛“潜规则”过。后来牧芝演惊悚片成名后，便再也没有跟景海琛合作过。这次景海琛用近乎零片酬的价格请她出演微电影《死神来了》第三部的女一号，她自然不愿意。不想景海琛却拿出一张光盘，播放给她看。光盘里储存的，正是她当初被景海琛“潜规则”的高清镜头。景海琛说只要她参演这部电影，影片杀青后，他就把光盘给她，并且保证没有复制，以后也不会再找她的麻烦。要不然，他就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，叫她身败名裂。牧芝被逼无奈，只好忍辱答应。

《死神来了》虽然是一部微电影,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剧组里的男女演员加上摄影、美工、编剧、剧务等,也有二十来个人。景海琛将《死神来了》第三部的拍摄地点选在了离省城数百里之遥的一个偏远小镇——绣林镇。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小镇,镇子后面有一座绣林山,山势奇诡,林木阴森,据说大清朝的时候,曾国藩曾在此坑杀数万太平天国士兵,山中阴气积聚,常有灵异事件发生。《死神来了》第三部所有的故事情节,都是在这座神秘的绣林山中展开。诡异的环境,更是增加了影片的惊悚效果。剧组全体人员忙碌了近半个月,电影总算杀青了,大伙儿都松了口气。在片场吃了半个月的盒饭,导演终于大发慈悲,要请全体演职人员吃大餐,大伙儿自然十分高兴。

庆功宴上,大伙儿端着酒杯,一个一个轮流向导演敬酒。

景海琛来者不拒,喝得满面红光。

坐在他身边的男一号舟小扬更是像跟杯子里的酒有仇似的,不断找景导碰杯敬酒。舟小扬是省城影视艺术学院表演系的大四学生,身形高大,长相帅气,酒量也不俗,这次能演上男一号,心里对景导正感激不尽呢。

面对这热闹场面,只有一个人置身事外,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喝着啤酒,这个人就是女一号牧芝。现在不要说叫她上前给景海琛敬酒,哪怕是多看他一眼,她都会觉得恶心。

景海琛将她招入剧组之后,色心不死,不但经常在片场骚扰她,还隔三岔五叫她到他房里谈剧本,谈着谈着,就把她摁倒在床上。更甚时,心血来潮时居然还半夜打电话叫她去外面竹林里“打野战”。稍有不从,就以光盘相威胁。

牧芝一刻也不想在这个剧组里多待,恨不能马上从这个肮脏之地消失。

“丫头,在想什么呢?”正在牧芝皱眉发呆之际,身后忽然响起一个声音,扭头看时,身后已站了一个人,是华叔。

华叔是这部电影的编剧,为人极其古板,一直在片场守着,导演要改动剧本上的一个字,他都要争论半天。剧组里人人都怕他。他却唯独对牧芝态度极好,喊她的时候也不称呼她的名字,只是亲热地叫她“丫头”。有时碰上景海琛对牧芝暗施“咸猪手”,别人慑于导演的权威假装视而不见,生性耿直的华叔却总会站出来替她解围。自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牧芝觉得,华叔很像自

己想象中的父亲。

华叔拖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，问：“丫头，怎么不去给景导敬酒呀？”

牧芝把头一偏，赌气似的说：“不去。”

华叔呵呵一笑说：“丫头，在这个圈子里吃饭，总还会与他碰面的，别把脸撕破，过去给他敬一杯酒，说两句场面话，就过去了。”

牧芝知道华叔是为了自己好，不忍拂他好意，犹豫一下，就端了杯酒，起身朝景海琛走去。

景海琛瞧见她走过来，大声笑道：“哈，我们的大美女终于耐不住寂寞了。”

牧芝勉强一笑，说：“导演，多谢关照，我敬你一杯。”拿起酒杯与他轻轻碰了一下。

景海琛仰起脖子，很豪气地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，然后把手搭在她肩膀上，在她耳边喷着酒气小声道：“今晚九点半，我在山后竹林等你。”

牧芝一怔，心就沉了下去。景海琛曾经用摩托车载她到山后竹林里“谈剧本”，她当然知道他今晚叫她去是什么意思。她恨不得把手里的酒杯砸到他头上。

2

这一场庆功宴，从下午四点一直闹到晚上八点多。大伙儿都喝了不少二锅头，从酒店出来，感觉意犹未尽，嚷着要见识见识旅游小镇的夜生活，就三三两两勾肩搭背地逛夜市去了。

牧芝因为心中有事，无心逛街，独自一人早早地回了住处。

剧组并没有住在酒店，而是驻扎在绣林山下一幢四层高的老房子里。

这幢房子叫做绣林山庄，四面高楼相连，呈“口”字形结构，中间围着一个小天井。山庄面南背北，前水后山，暗合“山水聚会，藏风得水”之意。据说本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一位省级高官建造的私人别墅，后来这位高官因为贪污受贿东窗事发，在山庄里跳楼自尽。原本是藏风得水的风水宝地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凶宅。后来这座山庄被政府拍卖，一位煤矿矿主以低价购得。

这位矿主正好是景海琛的同学，听说景海琛要到绣林山拍电影，便主动提出将这幢旧别墅楼借给剧组居住。景海琛省了一笔住宿开支，自然求之不得。绣林山庄其实已多年无人居住，只有大门里边的小房间里住着一位看门老头佟伯。

牧芝回到绣林山庄时，佟伯正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拱形大门前听收音机。

牧芝跟佟伯打过招呼，就上楼去了。她住在北面三楼最中间的一间大房子里。按照景海琛的安排，除了导演和女一号独住单间外，剧组其他的人，都是两人共处一室，分散住在三楼和四楼。

牧芝回到房间，洗完澡，看看手机上的时间，已经是夜里九点十分。她坐在床边犹豫好久，景海琛约她晚上九点半到山后竹林“谈剧本”，其目的可想而知。去吧，她实在不甘心再次受辱；不去吧，又有把柄握在景海琛手中，要是真的把他惹恼了，将光盘里的内容在网上公布出来，她的星途便算是彻底葬送了。考虑良久，最后还是决定再去见景海琛一次。

她在心里暗下决心：一定要借这个机会，跟他做个彻底了断！

牧芝下楼的时候，正好碰见华叔叼着烟斗从四楼走下来。

“丫头，出去呀？”华叔向她打招呼。

她点点头说：“天气太热，出去散散步。”她不想让华叔看出什么，所以撒了个谎。

华叔说：“是呢，天气闷得很，只怕有大雨下呢。我也想去街上透透气。”

走出山庄大门时，忽然听见一阵“哇哇”的声音，牧芝转头看去，只见男一号舟小扬正用手扶着门口的大石狮子，蹲在地上使劲呕吐。她皱皱眉头，心想这孩子真的是喝多了，走过去递给他一包纸巾。

舟小扬头也没抬地接过纸巾，擦擦嘴巴，若无其事地往大门里走去。

从山庄向东步行约十来分钟，有一片楠竹林，每一株楠竹都有碗口粗细，数十亩竹林连成一片，颇为壮观。白天的时候，有一些游人到此观光拍照，一到晚上，风吹竹叶，发出可怕的沙沙声，就没有人敢贸然靠近了。

牧芝沿着一条水泥小道向东走着，路上灯光昏暗，看不见一个行人。来到竹林边，远远就看见路旁停着一辆摩托车，她认得那是景海琛的坐骑。这

辆雅马哈本是他那位矿主同学弃置在别墅里的，正好被景海琛派上用场，整天骑着它在片场横冲直撞。

牧芝从停摩托车的地方走进竹林，果然看见景海琛背对着水泥小道坐在草地上，身子靠着一株楠竹。

牧芝叫了一声“景导”，景海琛居然没有反应。从背后走近一瞧，才知道他耳朵里塞着耳机，头上戴着工作时常戴的鸭舌帽，正在听手机音乐。难怪听不见她的叫声。

她站在他身后，正想大声再叫，忽然瞥见脚下的草地上裸露出一块砖头大小的石头。她的心猛然一跳。她本来是抱着要跟景海琛做个彻底了断的心思来的，但她心里明白，景海琛是个老奸巨猾贪得无厌之人，绝不会就此轻易放过她。如果《死神来了》第三部赚了钱，他会继续以光盘为要挟，逼她拍第四部、第五部……等待她的，将是无边噩梦。要想真正彻底了断此事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——让这个可恶的男人立即死去！

这个想法倏地冒出，就再也挥之不去。

她看着地上的石头，努力回忆着，今晚景海琛约自己到竹林里来，并没有旁人知道，自己一路走过来，也没有碰见其他人。如果景海琛死在这里，绝不会有怀疑到她头上。

她酒量有限，晚餐时喝了几杯啤酒，本已有些微醺之意，此时酒意上涌，酒壮人胆，心中杀意更浓。弯下腰去，捡起地上的石头，高高举起，猛然往景海琛头顶砸去。

景海琛猝不及防，挨了这致命一击，连哼也不哼一声，就侧着身子软软地歪倒在地，再也不动弹了。

牧芝一颗心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顾不得再多看景海琛的尸体一眼，扔下石头，转身朝竹林外跑去。

3

牧芝奔回绣林山庄，看门人佟伯正准备关门，两扇厚重的大木门已合上一边，她赶紧闪身进门，跑上楼，冲进自己房间，砰一声关上房门，人就靠在门

背后，软瘫下来。

她牙关打战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……又惊又怕，眼泪狂涌而出。

她没有开灯，就那样在黑暗中一动不动，倚门而坐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忽然扯起一道惨白的闪电，紧接着一声惊天劈雷，在头上炸响。

牧芝脸色煞白，抱紧自己双肩，在黑暗中惊惧地战栗起来。

雷声过后，哗啦一声，瓢泼大雨就铺天盖地下了起来。

也不知在黑暗中呆坐了多久，她终于缓过神来，支撑着站起身，摸索着摁了一下电灯开关，倏然亮起的灯光，刺得她两眼生疼。她抹抹脸上的泪水，到浴室仔仔细细冲了一个澡，又把换下的衣服鞋子全都洗了，确认自己身上再也没有留下涉足过山后竹林的痕迹，才略略放下心。

牧芝看看手机，已经是夜里十点半了，收拾心情，正要上床休息，忽然听到风雨中传来一阵“嗵嗵嗵”的声音，似乎连房子都要一起震动了，侧耳一听，原来是有人在外面使劲擂着山庄的大门。

这么晚了，会是谁从外面回来呢？

她心生疑惑，打开房门，从走廊的木栏杆上探身下看，只见佟伯听到打门的声音，光着膀子从门房里跑出来，嘴里一个劲地喊：“别敲别敲，来了来了。”从里面移开门闩，吱嘎一声打开大门。只听一阵油门轰响，一辆黄色的雅马哈箭一般从台阶斜坡上蹿进来，一直冲到天井中央，才熄火停下。

摩托车上的骑手个子高高的，穿着一件十分特别的火红的雨衣，戴着头盔，牧芝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不正是景海琛吗？

她身子晃了晃，差点一头从栏杆上栽下来。这、这怎么可能？景海琛不是明明已经被我用石头砸死了吗？难道他根本没死？对，肯定是我当时惊慌之下用力太轻，只是将他打晕过去。

想到这里，她顿觉心头一轻，毕竟自己还不是杀人犯。但是转念一想，我用石头袭击了他，他会不会报复我呢？嗯，应该不会，当时他坐在竹林里听音乐，一直没有回头，应该不知道在背后袭击他的人是我。虽然不必再为自己是杀人凶手的事担心，可是随着景海琛的“复活”，她跟他之间的恩怨仍然没有了结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她心中一连转了好几个念头，一颗刚刚放下的心，又不由得悬了起来。

她站在走廊暗影里向下看，只见景海琛取下头盔挂在摩托车上，穿着雨衣戴着雨帽，走进楼梯间，噔噔噔上了三楼。

景海琛住在南面三楼，与牧芝的房间正好隔着天井相对着。

景海琛掏出钥匙打开门，然后又砰一声关上房门。

屋里很快亮起灯光，将他瘦长的身影映在拉着窗帘的窗户上。

只见他进屋后，先取下雨帽，脱下雨衣丢到一边，然后弯下腰，掸了掸鞋子上的泥水，就在这时，似乎是挂在腰间的手机响了，他掏出手机接电话。不知是因为下雨，声音嘈杂，还是信号不好，他说话的声音很大，牧芝隔着天井，也能勉强听清。

“喂……嗯，是我……是你呀？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……这事非得今天晚上说清楚吗？……见我？现在呀？好晚了呢……哦，那好吧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赶过来……”从断断续续的谈话内容判断，似乎是什么人有紧急事情要立即见他面谈。

景海琛只得又穿起雨衣戴上雨帽，下楼走到摩托车旁边，戴上头盔，自己打开大门，跨上摩托车，屁股一冒烟，又冲进了屋外的雨雾夜色中。

等佟伯听到声音出来关门时，摩托车早已不见踪影了。

牧芝望着缓缓关上的大门正独自发呆，忽然听到头顶有些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却是男一号舟小扬也在楼上探头观望。他住在四楼，正是牧芝头顶的那间房，与剧组男二号同住。

舟小扬似乎没有看得太清楚，见牧芝也在探头察看，就俯下身来问：“牧芝姐，刚才是景导回来了吗？”

牧芝点头说：“是的，回来又出去了，好像有人打电话找他有急事。”

舟小扬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很快将身子缩了进去。

牧芝心情复杂地回到自己房里，一时睡意全无，就坐在床上拿出手机上网玩。

屋外雨声渐小。

她刚在QQ上跟别人玩了几局斗地主，就听得天井里传来“砰”的一声响。

几秒钟后，楼道里忽然有人扯着嗓子喊起来：“不好了，有人跳楼了，有人跳楼了……”

牧芝吓了一跳，急忙奔下床，开门探身下看，只见天井中央趴着一个人，周围一片鲜红的血迹。

她心中一紧，趿着拖鞋就跑下了楼。

佟伯听到声响也跑出来，打开了天井里的大灯。

牧芝定睛看去，趴在血泊中的人，居然就是刚刚还跟她说过话的男一号舟小扬，不由惊得呆住。

剧组里的其他人听到声响都陆陆续续跑下来。

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，天井里湿漉漉的，众人冒雨围在舟小扬身边，一时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只有佟伯大着胆子上前，扳过舟小扬的脸看了一下，摇着头说：“脑浆都摔出来了，没救了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。

人群中，忽然有个女孩捂着脸尖叫起来：“诅咒，死神的诅咒！”

众人心里一寒，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关于这部微电影的恐怖传说：拍《死神来了》第一部时，女一号常薇璐离奇跳楼自尽；拍第二部时，男一号成云飞身一跳，上演最真实的死亡镜头；现在第三部刚刚杀青，男一号居然雨夜坠楼……电影版的《死神来了》，居然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。

下一个，死神会看上谁呢？冰凉的雨水中，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锥心的寒意。

“佟伯，开门，开门！”

院外忽然响起拍门声，把沉默中的每个人都吓了一跳。

佟伯急忙跑去开门，进来的是编剧华叔。他没有打伞，几乎被淋成一个落汤鸡。一边进门一边说找了个麻将馆打麻将，不承想回来的时候碰上了大雨……话音未落，一抬头，看见大伙都站在天井里，地上躺着一具尸体，顿时呆住。

牧芝把事情经过跟他说了，华叔就问：“景导呢？”

牧芝说：“好像有事出去了。”

华叔环视众人一眼，剧组里都是一班年轻人，他算是年纪最长的。他很快安定下来，说：“大伙退后一点，不要移动尸体，保护好现场。”回头对佟伯说：“快打电话报警。”

4

十多分钟后，雨势渐止，一辆警车呼啸而至，停在绣林山庄门口，从车上跳下几名警察，为首一人是个胖子，一顶警帽戴在他头上明显地小了一号。他一到场，就亮出了警官证，并自我介绍，说他姓彭，是镇派出所所长。

彭所长先蹲下身查看了死者尸体，见尸体已经冰凉，确实早已身亡，便回头让几名警察控制现场。又找剧组的人问了死者的姓名和身份，了解到剧组来绣林镇的原因后，才开始询问事发经过。大家面面相觑，都说自己是听到砰的一声，出来察看时，才知道有人跳楼了。

彭所长得知死者生前与人同住四楼一室之后，扫了众人一眼，问：“你们谁跟他住一个房？”

“我……”正蹲在台阶边瑟瑟发抖的男二号举了一下手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是、是我……”

彭所长招手叫他过来，问：“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男二号也还是一名在省城影视艺术学院念书的学生，显然受到了不小的惊吓，脸色苍白，说话都有点哆嗦。他说：“我、我今晚吃完晚饭，就到街上闲逛，一直到晚上十点才回房。我回来的时候，舟小扬已经在房间里，正在沙发上用他的手提电脑看电影。不过我看他两眼发直，表情木讷，与其说是在看电影，还不如说是在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更贴切。我跟他打招呼，他也不理。我知道他晚上喝了不少酒，有点反常那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大概到了夜里十点半的时候，天井里传来摩托车的声音，他出来看了一下，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‘他回来了。’我随口问他，谁回来了？他说景海琛。我心想，景导经常晚出夜归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所以也没往心里去，见手提电脑里的电影好看，便也坐下来一起看。但舟小扬却再也坐不住，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起，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出去，在走廊里站了一会

儿,忽然一声不响地越过栏杆,从四楼跳了下去……”

“你等会儿。”彭所长打断他的话说,“你是说,他是自己跳下来的,并没有人推他,是不是?”

男二号说:“是的。”

彭所长盯着他问:“为什么这么肯定?”

男二号说:“我从开着的房门口正好可以看见他站立的位置呀,我就是看着他自己跳下楼的。当时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。再说我跑出来的时候,走廊里并没有其他人。第一个喊‘有人跳楼’的人,就是我。”

彭所长问:“作为同处一室的室友,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跳楼自尽吗?”

男二号摇头说:“不知道,尽管他平时看起来有点忧郁,但还不至于到想不开要跳楼的地步。再说他的梦想是当演员,现在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刚刚杀青,自己都还没有看到自己主演的作品,就这么匆忙地跳楼自尽,那也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彭所长点点头,表示赞同他的想法。男二号四下里瞧瞧,忽然目光闪烁,心神不安地压低声音说:“所以我说,只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死神的诅咒,他被死神诅咒了,逃也逃不掉。”

“死神? 诅咒?”彭所长愣了一下。

男二号就把《死神来了》剧组被死神诅咒,接二连三出事的传言跟他说了。

彭所长撇撇嘴道:“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这个案子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,暂时只能按自杀事件处理,等会儿我们叫殡仪馆的车过来拉尸体。明天我把案子上报到市局,请刑侦大队的同事再跟进一下。对了,你们剧组的人,都在这里吧? 谁是负责人?”

男二号说:“我们剧组的负责人是景导,导演景海琛。”

彭所长望着剧组的人问:“这里哪个是他?”

男二号说:“他出去了,刚才我们已经打过他的手机,一直无人接听。除了他,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。”

彭所长点点头说:“行,我记下了。等你们导演回来你告诉他,叫他明天一早到派出所说明一下情况。”

不大一会儿，殡仪馆的灵车开了过来，舟小扬的尸体被抬上车，拉走了。彭所长也挥挥手，带着几名手下上了警车。

牧芝站在天井里，呆呆地看着地上的血迹，总觉得这位彭所长把这件案子了结得简单了些。但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她自己也说不上来。

5

牧芝回到自己房间，已近凌晨两点。

她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舟小扬坠楼身亡，一动不动趴在血泊中的场景，就像一帧高清照片，定格在她脑海里。

她早就听说过《死神来了》剧组被死神诅咒的传闻，但从未放在心上，现在男一号舟小扬无缘无故跳楼自尽，血淋淋的尸体就躺在她眼前，她才蓦然惊觉，这个剧组的确像是被死神诅咒过一样，处处充满了诡异。

还有一件事，同样也让她大惑不解，那就是景海琛的去向。他深夜回来之后，接了个电话，立即又骑着摩托车出去了。

他到底去了哪里？剧组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？

他真的不知道在竹林里袭击他的人是她吗？他还会回来吗？

难道这个不祥的剧组，真的遭到了死神的诅咒吗？

这次死的是男一号，下次被诅咒的将会是谁？会是她这个女一号吗？

她的心被一种神秘而难以言喻的恐惧紧紧慑住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才迷迷糊糊睡着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忽然被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惊醒，牧芝穿着睡衣起床开门，门口站着剧组的女剧务。

女剧务说景导出事了，警察在天井等着呢，让赶紧穿好衣服下楼。

牧芝的心猛然一跳，急忙换好衣服，连脸也来不及洗，就匆匆跑下楼。

剧组所有的人，除了导演景海琛和昨晚跳楼身亡的男一号舟小扬，其他人都站在了天井里。

天井台阶上站着两名警察，其中一个正是昨晚来过的彭所长。

彭所长说：“你们这帮人可真不省心，昨天的案子还没结呢，今天又逼着

我起了个大早。”

原来今天早上有人到山后竹林里锻炼身体时,发现草丛中躺着一具尸体,于是立即报警。彭所长带人赶到现场后发现死者为男性,口袋里有一叠相同的名片,上面写着“导演景海琛”几个字,于是他就想这应该是昨晚剧组里那位不接电话的负责人了。他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市局,市刑侦大队的人很快就赶到了现场。他现在要带剧组的人去现场确认死者身份,并接受问询。

牧芝的心往下一沉。剧组的人都还没有从昨晚舟小扬“被死神诅咒”而离奇跳楼的惊恐中缓过神来,现在听到导演竟然也遭到厄运,不由面面相觑,每个人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疑与恐惧。

大家默默地来到山后竹林边。

竹林里已拉起红色警戒线,许多警察在警戒线内忙碌着。牧芝看见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停在路边,车上挂着景海琛的火红色的雨衣,还有蓝色头盔,都是他昨天深夜骑摩托车离开绣林山庄时穿戴过的。竹林里的草丛中倒卧着一个人,一名警察正围着他咔嚓咔嚓地拍照。因为站在警戒线外,相距太远,并不能看清死者样貌。

彭所长冲着警戒线内一名脸膛黝黑的中年警察喊:“夏队长,我把剧组的人全都叫来了。”

夏剑锋头也不回地说:“让他们在警戒线外等着,叫两个人进来辨认一下尸体。”

“你过去。”彭所长朝昨晚跟他说过话的男二号指了指,又瞅瞅牧芝,“美女,你也过去吧。”

牧芝和男二号拉高警戒线,弯着腰钻了进去,走到草丛里,只见地上躺着的男人,头盖骨已被砸成莲花状,旁边还有一顶带血的鸭舌帽。

牧芝的心怦怦直跳,胃里一阵痉挛,忍不住蹲在地上使劲呕吐起来。

男二号脸色苍白,眼睛再也不敢朝尸体的方向看,侧过脸对警察说:“是、是他,是景导……”

夏队长把他俩叫到旁边,一边扯下手上的白色手套一边说:“我叫夏剑锋,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。”看到他俩同时点了一下头,又接着说:“我